

# 莫斯科日记 柏林纪事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  
潘小松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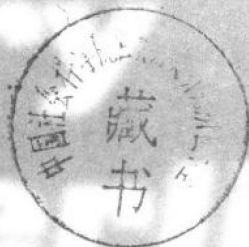
世界文化名人书信日记丛书

# 莫斯科日记

---

# 柏林纪事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  
潘小松 译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李颖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潘小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外国文化名人日记书信丛书

ISBN 7-5060-1401-1

I. 莫…

II. ①本 ②潘

III. 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I516.65

### 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

MOSI KE RI JI · BOLIN JI SHI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潘小松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177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 7-5060-1404-1/K·286 定价:16.50元

## 译 序

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在中国真是受到非常的礼遇，他们的知名度高得有点莫名其妙。比如说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其实没有多少读者能真正读懂他(包括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的德国本土教授)，却常有人提他。我自己也遇到这种尴尬。我几年前曾以《卡夫卡般孤独的批评家》为题写过动态，介绍他的日记在国外出版的情况，及至朋友来问我本雅明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我却无言以对。

海德格尔的情人汉娜·阿伦特说，本雅明“学识渊博，但却不是学者；他研究文本及注释，但却不是语言学家；他翻译普鲁斯特、圣-琼·佩斯和波德莱尔的作品，但却不是翻译家；他对神学颇有兴趣，但却不是神学家；他写文学评论，但却不是文学批评家。”(见刘象愚为中文本《本雅明文选》写的前言《本雅明学术思想述略》，199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雅明的朋友肖勒姆和他的中国知音刘象愚都说他是纯粹的哲学家。好吧，让我们来看看瓦尔特·本雅明这位德国哲学家写的《莫斯科日记》是怎么回事。

1926年12月6日到1927年1月底，本雅明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导致他成行的有三个因素：首先，他不能忘怀昔日在意大利卡普里相遇的情人、拉脱维亚女导演阿斯娅·拉西斯；其次，他想近距离观察俄罗斯的情形，以便考虑久悬未决的德国共产党党籍问题；最后，他要为提供川资的报纸写报道。《莫斯科》等

长文于1927年初发表。《莫斯科日记》是本雅明去世后四十年才发表的,这显然是他自己的意愿。

本雅明满心希望为俄国文学贡献自己的德国文学和文化知识,然而他所看到的苏俄现实却令他大失所望,终于不再抱幻想。《莫斯科日记》对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都有坦率的批评。

《莫斯科日记》的另一核心内容是本雅明自己和阿斯娅的尴尬关系。阿斯娅此时已另有男人(德国导演伯恩哈德·赖希)。在死前出版的回忆录《职业革命家》里,阿斯娅用了一个章节写本雅明。据说她的回忆录与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大有出入。

本雅明1924年5月在意大利卡普里初遇阿斯娅。阿斯娅是本雅明生活中第三个起到重要作用的女人。然而,肖勒姆说,《莫斯科日记》看不出他所爱的这个女人智慧上有什么出众。我在读英文本的《莫斯科日记》时也有这种感觉,在那里面阿斯娅成天病歪歪的,只知道让本雅明给她买吃买穿。本雅明写她住精神病院,但却只字没提她到底得的什么病。日记里大抵写他俩在她的病房,只有几次在他旅馆的房间。拉西斯此前生的孩子已八九岁,也是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本雅明徒劳地追逐阿斯娅,日记里经常出现争吵的场面。朋友们都很奇怪:这对情人除了吵架好像没有什么交流。1929年和1930年阿斯娅两度前往柏林和法兰克福,本雅明为了她竟要离婚!

《莫斯科日记》当然不止这些。就我阅读所及,本雅明在日记中对戏剧表演、建筑艺术、城市风俗、俄罗斯宗教、饮食、衣着诸多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另外,他的《莫斯科日记》对研究斯大林时期的文学艺术(哪怕是政治服务的)史来讲,也是

一份详尽的史料。

关于《柏林纪事》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因为它的个人色彩太浓,是本雅明式(卡夫卡式?)的回忆录,讲的是他少年时代柏林及他家庭的情形。这本书是本雅明在“不惑”之年写的,有许多牢骚和情绪,有些笔触还很晦涩。

我想,向读者交待一下本雅明的生平还是必要的。

本雅明 1892 年 7 月 15 日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祖母与海涅是姑表兄妹。二十岁之前主要在凯撒·弗里德里希学校(从前译作腓特烈——伊顿公学)受教育。这一段经历是《柏林纪事》对旧式教育的牢骚之主要源头,本雅明矛头直指“现代化的合理主义与普鲁士传统的等级制、军国主义以及宗教伦理等权威制度……在本雅明眼中,柏林旧式的建筑就像是这些旧制度的象征,构成了他少年时代的社会氛围。”<sup>①</sup>

1912 年,本雅明入弗赖堡大学。他的学习方法独特,广览书籍,从不参加考试。他还参加学生运动,担任过柏林自由学生会主席,积极从事“青年文化运动”。这一时期结识了主张宏扬犹太传统并从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肖勒姆<sup>②</sup> 1916 年,本雅明入慕尼黑大学,依然以自学为主。1919 年通过博士论文《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并获相应学位。20 年代前期,本氏向海德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申请教授资格未成功,日后资格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倒成为他最重要的著作。1925 年起卖文

---

① 刘北成著《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4 月版,第 3 页。

② 见《莫斯科日记》附录书信。

为生,随后流亡巴黎,1926年访莫斯科。其间修订《追忆逝水年华》译稿,为《文学世界》撰写书稿。1928—1933年本雅明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电台任记者兼撰稿人。1933年3月中旬,希特勒上台不久,本雅明离德赴巴黎和西班牙、丹麦、意大利等地流亡8年。期间完成论波德莱尔、卡夫卡等重要论著。1940年9月26日,为避盖世太保,本雅明在法西边境自杀。“本雅明怀着巨大的思想矛盾与痛苦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短暂而坎坷的一生既刻上了个人悲剧命运的印记,也刻上了他那个多难而忧郁的时代的印记。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sup>①</sup>

关于本雅明的学术思想和代表性论著不是译者笔力堪述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他的主要著作读读,这里就不谈了。

译者要感谢东方出版社刘丽华为此书的编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另外,没有她的鼓励,译者也不敢译本雅明的文字。《莫斯科日记》和《柏林纪事》皆由英文转译。注解除注明外均为英译者原注。

是为译序。

潘小松

2000年5月15日夜

于“我家园”灯下

---

<sup>①</sup> 刘象愚著《本雅明学术思想述略》,载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39页。

## 英文版封底简介

犹太裔德国批评家兼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的生活是二十世纪文学生活中名副其实的寓言。他对苏联之行的动人叙述坦率而不留情面,其中涉及他自己的良知与动机斗争。《莫斯科日记》在本雅明的作品中有独特的意义。

本雅明莫斯科之行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拉脱维亚女布尔什维克阿斯娅·拉西斯的感情。整个二三十年代,这个女人对本雅明的学术思想和情感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在一个层面上,本雅明的日记是他对这位有知识的——但缺乏同情心的——欲望的对象受虐癖似的爱的叙述。在另一个层面上,它叙述的是与俄国革命失败了的恋爱故事。本雅明到俄罗斯不仅是汲取关于苏联社会的第一手知识,而且是想最终决定是否加入共产党。本雅明的日记描述了一个作家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被革命的承诺所诱惑,另一方面又不愿对革命在人道和制度上的诸多失败闪烁其词。

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不仅是对模糊思想的记录,而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本雅明是二十世纪伟大的莫斯科相面师之一,他对冬眠状态下的莫斯科的描绘可与他对柏林、那不勒斯、马赛和巴黎呼之欲出的杰出描绘相提并论。研究这一特别有意思的时期的学者会发现本雅明莫斯科的亲历记特别给人以启发



意义。

理查·西伯斯时任纽约大学法语副教授。著名学者格哈德·肖勒姆(1892—1982)系本雅明亲密的朋友。盖里·史密斯时任爱因斯坦论文集编辑。

# 序 言

格哈德·肖勒姆

瓦尔特·本雅明的日记涉及他在莫斯科两个月的逗留(1926年12月6日—1927年1月底)。就我所知,这是他文稿中较独特的一种。这本日记绝对坦率并且坦率得无情,无疑是他生活转折时期最个人化的文件。他也曾记过别的日记,但往往是几页后就中断了,那些日记留存至今的无一堪与此记相比,连1932年(他彼时正考虑结束生命)所记很个人化的断想也无法与这本日记相比。

这本特立独行的日记涉及他生活中关键的一个时期,并且绝对未经审查,首先是未经自我审查。已知他个人所有通信往往采取一条路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党派倾向;无论写信给谁,他都会考虑到这一点。这些书信缺乏只有诚实并无限制地面临自我估价才会出现的特别的一面。这本日记里所表达的东西在他的写作中从未特别阐述过。当然,在格言警句式的暗语里,他也不时暗示过这些东西,但所指仍小心谨慎,“消过毒”,经过自我审查过程。然而,这本日记却以详细的原始背景出现,这个背景是他留下的几封写自莫斯科的信——一封是给我的,——一封是给朱拉·拉德的——绝对没提到的。

本雅明去莫斯科有三个原因。首先出于他对阿斯娅·拉西

斯的激情；其次是他想近距离观察一下俄罗斯的局面，也许甚至可以与它建立某种官方联系，从而解决他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党籍问题，这个问题他已掂量了两年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行之前承诺的文学义务，有人委托他写莫斯科及其居民述状；简言之，就是给莫斯科“相个面”。毕竟，他的川资部分源自莫斯科纪行的预付稿酬，他同意日后交稿。1927年初发表的四篇东西就是这些协议的直接产物，特别是那篇长文《莫斯科》，他曾与布伯讨论过此文，文章就发表在后者编的《创造者》杂志上。这篇文章便是这本日记里所记东西的重写，其中相当部分源自原始日记。日记令人诧异的是其叫人难以置信地精确，其观察与想象力竟结合得这样紧凑。

这本日记的一本部分生动地描述了作者结果是徒劳的企图：他想与苏联文艺生活的代表人物乃至与之有关的官方人物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意图将这些关系巩固成能让他当通讯员的关系；在这个位置上，他就能为俄罗斯出版物写德国文学和文化方面的东西了。还有一大部分是详细铺陈自己是否应该加入德国共产党。掂量的结果是决定不加入。他清楚地认出了界限；他不愿迈过界限。

本雅明对他与莫斯科文学界关系的预期是乐观的，而现实中等待他的却是失望；这一前一后形成鲜明对照。他的乐观在1926年12月10日给我的信中很显然，当时他刚到莫斯科四天。此信从未发表，现在我将它收在此编的附录里。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从莫斯科写给我的惟一信函。他的所有期待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本日记里知详端底。尽管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但并不少泄气；他幻灭了。

本雅明自己对莫斯科经历的评估可以从他回来三个星期后(1927年2月23日)写给马丁·布伯的信中精确推断。他在此信中宣布他的“莫斯科”文章即将完成。我似乎觉得本雅明的总结值得摘引如下：“我的话不会有任何理论。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能让‘作品’自己说话。因为我已成功掌握了这种非常新的没有倾向的语言；这种语言往往能响亮地回应完全转变了的语境的假象。我想给目前的莫斯科作一个描述；在这个描述里，‘所有事实已然是理论’，因此可以免于演绎抽象，免于任何预测，甚至在一定的范围里免于任何判断——这些我绝对坚信不可能是在精神上的‘数据’之基础上形成的，而只能形成于经济上的事实之基础。很少有人(即便是在俄国)对此有足够的广泛的把握。就目前而言，莫斯科以蓝图的形式展现了各种可能性：首先是革命本身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结果都不可预料，其情形将远不同于人们为未来所画的蓝图。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已明显表现出这种迹象，一点也不掩饰。”

对目前的读者来说，这话是浓缩的现实，以前在日记中只有胚胎，尚不成形。他接触到的所有人(不知他意识到与否，他们清一色都是犹太人)属于政治或艺术上的反对派——那时多少还能区分两者。就我能对他们的命运所作的追踪，无论是托洛茨基派或其他什么派，迟早成为斯大林时期的牺牲品(一旦政权巩固)。连他的朋友阿斯娅·拉西斯在斯大林“清洗”之初都被迫在劳改营中度过许多年。此外，本雅明越发意识到许多最亲密的朋友或出于恐惧或出于世故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是他不能无视的；这终于导致严重冲突，包括跟阿斯娅·拉西斯。

伯恩哈德·赖希是很有学识的导演(曾执导于柏林德意志剧

院),阿斯娅·拉西斯的伴侣(在她晚年时他还愿娶她)。他同本雅明的关系虽紧张,但对本雅明的莫斯科活动帮助更大,在学术上也更能为本雅明提供指导。日记表明,赖希的关系网也比拉西斯大。不过,到1927年1月本雅明同赖希的关系已近破裂——一种尽力掩饰的决裂。

这本日记的核心无疑是本雅明与阿斯娅·拉西斯(1891—1979)那问题不断的关系。几年前她出了本回忆录《职业革命家》,其中有一章是写瓦尔特·本雅明的。对读过那个章节的读者来说,这本日记会令其不快并沮丧、吃惊。

本雅明1924年5月在卡普里初遇阿斯娅·拉西斯。在他从卡普里给我的信中他每提到她往往不指其名,而称之为“来自里加的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对迫切需要激进的共产主义有着透彻的见地”。本雅明称她为“来自里加的俄国革命者,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女子之一。”从这一刻直到至少1930年,阿斯娅无疑对他的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24年他们一起在柏林,1925年一起在里加;在去莫斯科之前也许还在柏林一起呆过,他去莫斯科主要也是为了见她。她是继朵拉·凯尔纳和朱拉·科恩[一拉德]之后第三个在他生活中有过核心重要位置的女人。本雅明对她的迷恋与她对本雅明学术上的强有力影响有关。这一点从《单行道》的题辞可以看出:“这条街被命名为阿斯娅·拉西斯街,这位工程师通过作者之手铺就了这条街。”然而这本日记却没有让我们见识这位他爱的女人学术的一面。这本日记所叙述的是从头到尾的沮丧求爱,以及作者追求她的急切。从他到莫斯科直到临离开,阿斯娅一直生病住在精神病院,但我们对她的病状一无所知。他俩见面大抵是在她的病房里,只有几次

在本雅明的旅馆。她与前伴侣生的女儿(估计八九岁光景)也身体不好,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儿童医院里。阿斯娅·拉西斯因此很少参加他积极从事的活动。她只是友好地倾听本雅明对各种活动的叙述。她是本雅明难以捉摸的追求对象,最终还是充满敌意较量的争论对手,还经常是如此。多少次白等阿斯娅赴约,多少次被她拒绝,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的对性的玩世不恭——这一切都令人沮丧地详细记录于这本日记,更让人觉得奇怪,怎么这个女人一点学术轮廓都看不出。亲见过本雅明与阿斯娅·拉西斯相处的人都有这种印象并将这种印象转告了我:真是奇怪,这对恋人除了吵架什么都不干。这是在1929年和1930年,当时她来到柏林和法兰克福,本雅明正在为她而闹离婚!这个谜的一部分仍悬而未解;不过,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在本雅明这种人的生活里也完全恰如其分。

1980年2月1日

耶路撒冷



瓦尔特·本雅明



阿斯娅·拉西斯



# 目 录

译序 ..... 潘小松(1)

序言 ..... 格哈德·肖勒姆(1)

莫斯科日记 ..... (1)

## 附录一

俄罗斯玩具 ..... (165)

## 附录二

自序·本雅明书信选辑 ..... (167)

后记..... 盖里·史密斯(183)

柏林纪事..... (199)